

抹不去的记忆

——房师田逝世十周年纪

江荔 文\图

说起房师田,熟悉她的人一定对她还有比较深刻的记忆。10年前的10月16日,她走完近90年的人生,告别了我们。当时多家媒体发出了讣告,不多时,家属们便收到来自常州本地及外地亲朋好友的悼念电话和短信,还有很多是喜爱房师田绘画的书画爱好者,得知房老去世的消息都倍感悲痛,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到家属想来看她最后一眼。然而,按照房师田生前的遗愿,丧事从简,家里不设灵堂,只在殡仪馆举行简单的告别仪式。告别仪式当天,前来送行的房师田生前好友、同事、画友挤满了告别大厅……

而在此一年前的2013年6月10日,常州刘海粟美术馆开幕大厅内,“房师田国画展”开幕式在此进行,前来参加开幕式的人们挤到了美术馆的大门之外,在美术馆工作十几年来的一位友人说,开幕式有如此多人参加的,他这是第一次遇到。可见房师田和她的中国画备受关注。

这就得说说房师田的绘画之路了。业界素有“名师出高徒”之说。房师田初入画门就深得名师指导,起点极高,这为她日后的成功奠定了较高而且深厚的绘画理论基础。这就不得不提两位先生。第一位是她的父亲,房虎卿先生(1889—1979),早年他是一位美术教师,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,经济和文化繁荣发达,有着“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”的海派艺术,吸引了各地画家聚集。他在1929年,携一家人定居上海,凭着坚实的功力和坚韧的毅力,开始了他的绘画事业,不仅在上海画坛站住了脚跟,而且还成为海上画派较瞩目的名家。一直到1959年,江苏省国画院成立,房虎卿被傅抱石院长选聘为第一批专职画师,并兼任江苏省画院山水进修班导师,晚年又回到家乡常州。房虎卿在江苏省国画院期间培养了一大批山水画家,而他说自己最得意的是影响了女儿房师田,而且他毫不吝啬地夸赞说,最得意的学生就是自己的女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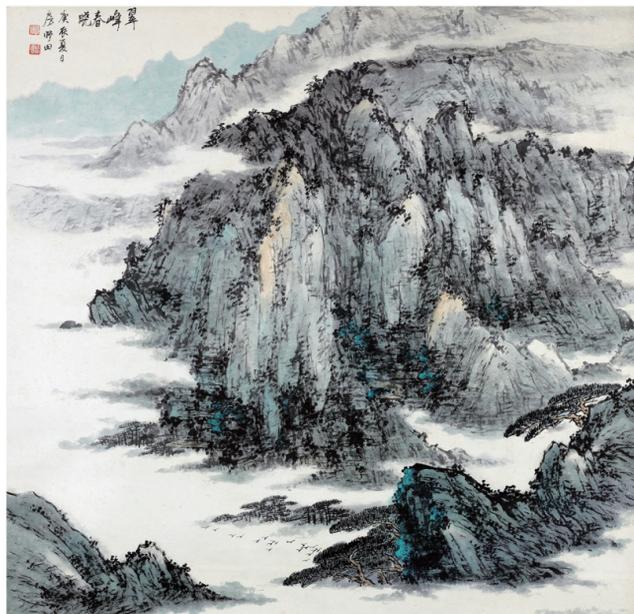
房师田的另一位老师就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书画艺术大师、美术史论家郑午昌先生(1894—1952)。房虎卿和他是好友,相互钦慕,切磋画艺。有一次,他在房家看到年仅17岁的房师田临摹的画作后很为惊叹,主动要求收其为弟子。从此她有了郑先生指点,绘画更讲究内涵,注重文人气息。郑午昌先生之子郑孝同老师也评价房师田的画作说,感觉不是一般女性的附庸风雅之作,用笔、造境、气韵、格调都非常到位,她是一位让人敬佩的山水画家。

房师田17岁便加入了上海中国画会,成为当时上海最年轻的女画家,与吴青霞、谢月眉、冯文凤、周练霞等并称为“上海画坛十姐妹”,进入了海上画坛的主流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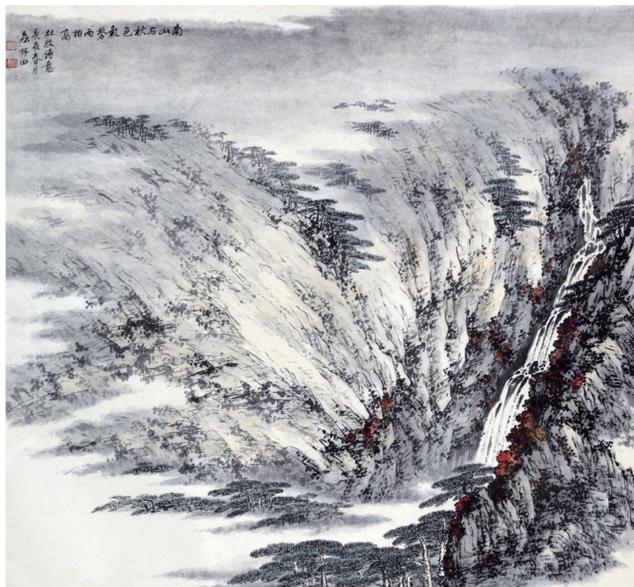
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上海企业界艺术界流行沙龙、雅集,房师田经常随父亲参加,当时的文化耄老艺术精英,如蒋维乔、商衍鎏、吴湖帆、郑午昌、谢稚柳、吴青霞等都是常客,年轻的房师田在他们的交谈中,领略了文质与大气,在他们的运笔中,体悟到了中国书画的博大精深。这期间,她也与后来的夫君相识。婚后,通过夫君有幸结识了大收藏家刘靖基先生,她能经常从刘先生处借用宋元明清时期名家的原作进行临学,一般学画者难以企及,这使得她的山水画博采南北诸大家之长,对她的艺术语言和画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。

年轻时的房师田,中国画的功力已颇深厚。“颇具风度,殊堪嘉佩,长此精进,未可量也。”她早期的山水画作品,就深得吴湖帆先生的赞赏。导师郑午昌先生在她的一幅画中题写:“画南山以水墨淡淡传神,而尤以用笔见力为上”、“浑厚庄静,殊快心目”。书画鉴赏大家谢稚柳先生评价说:“大凡女子绘画很少有大气磅礴,激越奔放的豪情作品,而房师田的绘画在原来清雅婉约的基础上增加了雄强之气,真是不容易。”

上海是房师田绘画的启蒙之地,而常州是她绘画发展、成熟之地。新中国成立后,房师田随夫君工作调动,全家再次迁回家乡常州。常州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江南古城,历来重文崇教,出现了很多名人。就绘画而言,宋代有毗陵画派,清代有常州画派,名家辈出,近现代又有美术教育家、著名画家刘海粟,当代著名书画艺术大师、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等。房师田在这块土地上,得到了地域文化的滋养,同时她的艺术也被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所喜



翠峰春晓 房师田



南山秋色 房师田



林木分青黛 房师田



海防前哨 房虎卿 房师田 合作

爱。她深入生活,深入基层,到工厂、农村和军营体验生活,到名山大川写生,把年轻时研习的传统笔墨与生活实际、自然风貌结合起来。20世纪五六十年代,她创作的作品《南山秋色》参加全国第六届艺术节中国画展,当时的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、画家赵俊生看了她的画后,感慨道:“中国美术馆,我亲手接的画展无数,像房老师这样传统面貌纯正,功力深厚的女画家,在全国范围内也是罕见。”近日,由郑午昌先生之子郑孝同推介,房师田之女江可明应邀赴上海进行

拍摄,“海派名家传”视频号将专题介绍房师田。

在他人眼里,房师田是一位深受爱戴的画家,而她总是守着她喜欢的那份平静,过着朴实无华的生活。她一生性情温和、淡泊名利,堂堂正正做人,用心用情作画,散发出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艺术光芒,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

又见小水鸡

阿雅

一回到妈妈家,妈妈就笑着告诉我,小黑鸟出来(壳)了。我问出来几只,妈妈说四只。

我立即跑到河边,看向河面,四处梭巡,没看到小东西的身影。妈妈说它们在河对岸的芦苇丛里。我伸长脖子,从河对岸芦苇从北边到南边、南边到北边,来回细瞧,奈何眼睛不给力,没找到目标。

小黑鸟是黑水鸡孵化的小黑水鸡。

三天前我出门,大黑水鸡仍在窝里孵蛋。没帮大黑水鸡数日子,蹲窝里到底多长时间了?只感觉一天复一天,它蹲在窝里,有好长一段时日了。

这两只黑水鸡是小河里的常住客。反正小河不收它们的租费,它们住了一年又一年,直把客人当主人,在这里养儿育女。

它们的胆子越来越大。往年筑巢,都在小河东边,隔一河水面。水边都是芦苇,人很少去那里。今年它们竟然筑巢在竹园下的路旁、在人的眼皮底下,拨开芦苇,几步路就够着它们的窝了。它们现在孵蛋,堂而皇之不避人了。人在岸边走来走去,它在窝里岿然不动,彻底漠视人的存在、人的危害。它不知人心难测,人心险恶时它会家破鸟亡。

出门前我还想过,这小鸟可别在我不在家时出来啊。果真,这鸟也禁不起念叨,它们真出来了,一点不顾及我对它们的惦念,枉我天天去窝边看它们几回。

变化就是这么快,不知道哪个瞬间,物是人非就来了。转折毫无排序,主打措手不及。

傍晚时,终于见着两大只后跟着四小只,在河对岸芦苇从间游荡。

两大只找到喂食,喂到跟在身后的小只嘴里。四小只差不多拇指大小,应该还不会自己觅食,倒是会游水了。它们是一生下来就会吃奶!可能黑水鸡的本能就是如此,不像人,行走得十来个月才行。

那么小小软软的,一个波浪

就会打塌它们吧。我在河这边,像个操心的老妈子,担忧它们能不能长大。

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,有前车之鉴。

去年六月份,两大只孵了六小只出来,排队浮在小河面,跟在两大只后面,游东游西,满河晃荡。天天看着它们抢食、啄食、踩倒伏的苇秆跳跃,我的嘴是咧开的。

原以为可以看着它们一点点长大,看看它们长大过程中的变化。哪知,一到七月份,河里忽然没了它们的踪影,六小只集体失踪,毫无预兆。

没人知道它们去了哪里。是集体的迁移,还是遭遇天敌、惨遭人手?

期望它们能回来。但一天过去,它们始终没见踪影。河里只剩两大只。

去年十月份,又出现了五只小黑水鸡。天气开始变凉,担心它们太小,过不了冷空气这关。它们倒是争气,一只只抗风抗寒,从拇指长变到婴儿小拳头大。

这次应该能长成,我窃喜。

我的欢喜还是太早了。

五小只变成四只,变成三只,变成两只。这次变少的原因找到了。邻人看到了乌鱼吞食小黑水鸡的全过程。说是一口一个,一咬一个准。小水鸡还不会飞,半点逃逸能力都没有,挣扎都来不及,就做了乌鱼的中食。

最终,五小只一只也没剩,都夭折了。

回想七月份六小只失踪事件,元凶是不是也是乌鱼?一下子六小只全部丧生乌鱼嘴,这乌鱼胃口真大。

这只是我的猜想。

河里,鱼花草密布,芦苇根交织,茭白棵纠缠,枯树洞张口,乌鱼来来去去……到处隐藏着危险。拇指长的小水鸡,如何避开?生存之道,布满荆棘。

经历了两批小水鸡的天折,不知道这批小水鸡能否安然长大?

面对它们,我又欢喜又担心,却无能为力。



蓦然回首,心绪如花

查大明

为什么谦虚?因为,常怀敬畏之心;

为啥又骄傲?因为,总能战胜对手。

体育竞技,科研攻关,巅峰对决,斗智斗勇,明枪暗箭,九死一生,峰回路转,绝处逢生,死里逃生,柳暗花明,千载难逢,百里挑一,万众瞩目,金蝉脱壳,脱颖而出,脱胎换骨,九天揽月,五洋捉鳖,一鸣惊人,一览众山,问心无愧,承上启下,承前启后,指点江山,功成名就,功德圆满,如愿以偿,十全十美。

28个词语,28个场景,均适用谦虚与骄傲。有狂风暴雨、惊心动魄;有风和日丽、把酒言欢。若有缘遭遇,或有幸经历,当酣畅淋漓,不负韶华,不虚此生。康熙大帝曾慨叹:“多亏了鳌拜、吴三桂、郑经、噶尔丹……没有他们,哪有如今的荣耀?哪有大清的千秋伟业?”战胜强大对手,为自己骄傲,也为对手“记功”。

即将退休,忆往昔,峥嵘岁月稠;展未来,几度夕阳红。

我老丈人今年90岁,在我28岁时提了个看似不着边际的

要求:“希望你能平安退休!”意气风发的我,犹如高速的汽车被踩了急刹,心灰意冷。这难吗?太容易了!这要求也太低了吧?“平安退休”,宛如一片轻轻的茶叶,几乎无味。但后来,终于懂了。这是长辈的最低要求,也是最高要求!你可以碌碌无为,止步不前;可以事事退缩,激流勇退,坐等退休。但,足下还有千里,怎能止步?每一步,都得小心,都得存有敬畏之心。“平安退休”,那是一个圆的起点,尽情放飞,平安归航,回到原点,那才是圆满,才是十全十美。工作,事业,家庭,还有身体健康,每一项都得圆满,难吗?真难!

一路走来,“平安退休”始终没忘,总算可以向老丈人交卷,“向您报告,我已出仓,感觉良好”,好开心,浮想联翩。交卷不易,收卷更难。退休以后的答卷交给谁?不能再指望老丈人了。只能是同事,家人、乡亲和社会。往大了说,交给历史吧。

人可退休,唯有谦虚与骄傲,永不退休。于人于心,无愧天地。也请志趣类同者体验,与晚辈来个约定,当个收卷人。长命百岁,笑到最后,让岁月为你骄傲。

洗砚池(篆刻)
赵世平